

瞬間的永恆

普立茲新聞攝影獎70年大展

Capture the Moment The Pulitzer Prize Photographs

「瞬間的永恆--普立茲新聞攝影獎70年大展」，集結了自1942年至2012年間，完整70年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得獎作品，帶我們透過攝影記者的鏡頭去看殘酷的現實人生，許多大家曾經熟悉的畫面連動的是每一個事件，當時在大家心中所激盪出來的震撼。

新聞界的奧斯卡

普立茲新聞攝影獎70年大展的價值解析

文／蕭嘉慶（光鹽紀實工房 執行長）



1|2

- 1 1949年普立茲新聞攝影獎，貝比·魯斯主持球衣3號退休儀式，耐桑尼爾·范恩，1948年6月13日，紐約州紐約市，《紐約前鋒論壇報》。1949 Pulitzer Prize; Nat Fein,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Courtesy: Nat Fein Estate
- 2 1968年普立茲新聞攝影獎(現場新聞攝影)，生之吻，洛可·摩拉畢托，1967年7月17日，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傑克遜維爾報》。1968 Pulitzer Prize; Rocco Morabito, Jacksonville Journal Courtesy: Rocco Morabito

南非攝影記者Kevin Carter 1994年贏得普立茲得獎作品《伺機而動》，是一個餓得蹲在地上的小孩，背後有一隻虎視眈眈的禿鷹，獲獎同時，也遭到輿論的撻伐，指責Kevin Carter罔顧人道之心，見死不救，但其實真相是，Kevin Carter拍完照片後，馬上將禿鷹趕走，並將身上的食物給了小女孩，本來就罹患憂鬱症的Kevin Carter，在得到普立茲獎之後自殺身亡。

攝影術發展至今不到兩百年，已經被納入當代藝術的範圍。作家兼藝術家John Stathatos在探討攝影和藝術之間的微妙關係時，提問到：「究竟攝影是否在純功能性的角色之外，保留自己獨特的性格？」他的答案是正面的，「因為這個媒材和現實的關係非常獨特——攝影與視覺或任何層次的『真相』都沒有太大的關係，反而與攝影作為一種記憶線索所引發的感情宣洩有著斬不斷的關連。」

權威的媒體刊物Poynter也透過調查，證實新聞照片影響讀者的觀感至鉅，新聞照片也是讀者消化新聞資訊的關鍵性材料。

亞里斯多德曾經說過：人的思



考，一定會夾帶著影像。健忘的讀者想起歷史上最重大的新聞事件，能夠從記憶倉庫中被喚起的影像，不也都是靜態的新聞照片？

除了《伺機而動》之外，很多資深讀者記得70年代，一個越南軍官，在西貢街頭當街槍斃越共嫌疑犯，當街血流五步的鏡頭；刺殺甘迺迪總統的兇嫌奧斯華，在押解途中突然被人刺殺……更深刻一點的讀者，會記得二戰太平洋戰場陷入膠著，硫磺島上發生了最慘烈的遭遇戰，美軍攻克日軍之後，士兵受命登上山頭豎起一支美國國旗的歷史性畫面；職棒球迷也會想起，偉大的全壘打王貝比·魯斯，準備榮退的儀式上，身穿三號條紋球衣、背對滿場觀眾、準備脫帽鞠躬的象徵畫面；更難忘的鏡頭，也許就是2001年911事件發生之初，一架遭到劫持的飛機剛好撞進紐約雙子星大廈，大樓爆炸起火、火球噴射、非常驚心動魄的剎那……

靜態照片能夠吸引眼睛的注意力，能夠引發思考，也能激發人的情感；有些靜態照片因為構圖比較單純而有效，有些照片因為比較複雜而有效，其中的關鍵差別，可能在於主題，連結新聞事件的主



1993年普立茲新聞攝影獎(現場新聞攝影)，巴塞隆納奧運，肯·蓋格與威廉·史奈德，1992年7月8日，西班牙巴塞隆納，《達拉斯晨報》。1993 Pulitzer Prize; Ken Geiger Courtesy: Ken Geiger and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題肯定更有吸睛作用，但當攝影者按下快門的那一瞬間，照片中的形象就此定格，無可逆轉。

定格的意思是「凝結freeze」，凝結畫面（有別於動態影像）的作用，有利於觀者反覆端詳或凝視（gaze）畫面內容，這是紀實攝影的物理特性，當這個特性結合新聞媒體來發揮之時，就是新聞攝影的範疇。

普立茲獎的授獎對象，就職務來講，指的是美國媒體或為美國媒體供稿的文字記者、攝影記者、作家、詩人、音樂家等等，獎金一萬美金。對於一般比賽而言，這是一筆不小的數字，可是相較於得獎的意義，可謂遠遠大於獎金本身，因為一旦得得獎，得獎者或單位等於獲得專業生涯的最高桂冠，普立茲獎光環加身，對於升遷或晉升資深，也會有很大的護持作用，這些都在說明普立茲新聞獎項的標竿地位，早已深入專業媒體人的心中。所以早就有人把普立茲獎說成美國或全球「新聞界的奧斯卡獎」。

普立茲「新聞攝影獎」有兩種，一是「突發（或現場）新聞攝影獎」，一是「特寫攝影獎」。黑白或彩色不拘，單張或系列均可。

「突發新聞攝影獎」是攝影記者的基本功，也是新聞攝影的強項，這個項目側重硬性的突發新聞報導，舉凡天災人禍、衝突戰爭、意外事件都涵蓋其中；這個獎項得獎的大作，幾乎都是單張照片，也幾乎都是負面事件，免不了帶有「報憂不報喜」的性質，歷來給讀者累積一種「會得獎的，都沒好事」的印象。

單張照片就是照相機的特性所在，是攝影藝術的主軸，是時空的凝結，是影像和意涵的蒸餾，是攝影記者能力所有能力的爆發、情感的投射和藝術觀點之濃縮（劇烈濃縮）；瞬息萬變的影像凍結在幾時分之一秒的瞬間，而迸發出強烈的訊息。這種照片是否張力夠強、內容是否夠噱、得獎的機率是否夠高，還得看攝影記者被分派的任務是否存在足夠的新聞視覺強度，無可否認帶有不少的運氣成分。但是運氣再好，沒有足夠的專業技能和高超的抓拍能力，也不可能造就高優質畫面。

「快門一按，攝影記者為這個世界與這個時代記錄下最關鍵的時刻：戰爭的災禍、貧窮的痛苦、勝利的狂喜得救的昂揚。」監製普立茲攝影大展的美國華府的新聞博物館執行長James Duff點出：「新聞攝影的經典之作，掌握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遭遇和輝煌勝利，赤裸裸地見證了戰爭與暴力，此外，它們也表彰人類的英雄氣概、背憫同情，以及尋常百姓的生活掙扎。」

一個專業攝影記者即使攝影能力很強、一輩子的成就很高，或者努力參賽，但都不一定拿得到一個普立茲獎，所以，James Duff其實也在說明：每一幅無法磨滅的影像都蘊含另一個要素，那就是攝影記者如何拍出贏得至高無上榮譽的照片，也是一則動人的故事。

相對的，「特寫攝影獎」則側重新聞事件背後的人情趣味故事。這種類別是主題取向的，重在長期追蹤、深入幕後，隨著事件和時空的流轉，取得多重影像，為故事主軸進行深度耙梳。就內容的結構來講，「特寫攝影獎」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報導攝影」，無論是題目的選擇，過程的堅持或內容上的把握，基本上都脫離不了報導攝影的主軸，也就是所謂的「老、舊、土、破、病、殘、弱、災、禍」這方面的題材。

從競賽的角度來看，「特寫攝影獎」的得獎作品想要出類拔萃，非得同時具備（1）故事內容精彩、（2）單張照片完美無瑕、（3）影像結構完整、（4）圖片編輯乾淨俐落、（5）攝影執行完善徹底種種優點不可，因為任何作品一旦晉入普立茲攝影獎或任何高質量的攝影比賽的決選階段，比的是誰的單張張力較強、誰的結構較為完整，誰的缺點較少（或沒有明顯缺點），決勝的差距，往往只在一兩張照片之間。

一般來講，「突發新聞攝影」任務交給比較資淺的攝影記者來執行；「特寫攝影」或深度攝影報導則由資深攝影負責。這樣的分工並非因為兩者的重要性不一，而是因為兩者的特質不同，需要的素養有所差異。

必須強調的是，既然「特寫攝影獎」或「報



2004年普立茲新聞攝影獎(特寫攝影)，蒙羅維亞圍城，卡洛琳·柯爾，2003年7月11日，賴比瑞亞蒙羅維亞，《洛杉磯時報》。2004 Pulitzer Prize; Carolyn Cole
Courtesy: Los Angeles Times

「報導攝影」都是長期經營的產物，如果一個報紙不具備資深攝影記者的制度，也沒有建立以圖片編輯系統的企畫編輯制度，而報紙的讀者又不太重視深度報導故事，那麼各該報刊就不可能按部就班地培養資深攝影記者，過程中在高度信任攝影記者的情況底下，提撥足夠的人力、預算和後勤支援，讓一位（文字和攝影）記者或記者群長期在外經營一個又一個優良的「報導攝影」專題。其中的制度、眼光、財力和市場需求缺一不可——台灣的新聞媒體在這個環節或生態需求，比起美國媒體的差距非常

巨大，即便有少數攝影記者用心長期經營「報導攝影」題目，但無一不是在沒有媒體支援的情形下，苦心孤詣地經營自己的題目。

話說回來，由於普立茲新聞獎的得獎作品都是萬中選一、劇力萬鈞的好照片、好故事，所以無論是「突發新聞攝影」或「特寫攝影」，這項攝影獎還有一項重要的意義，就是要我們更聚焦地看待一個故事、一個問題、一張照片或一系列的影像，聚焦於文字無法解釋的內容。

攝影展最重要的價值也必須在此強調一番。

攝影書是文本的文化載體，攝影書在影像藝術的資產價值的定位很高，也是攝影家或攝影記者非常重視的表意形式，不過，攝影書的網點再細，編輯裝裱再精美，永遠也比不上攝影原作在展場牆上所呈現的高級色彩管理表現；攝影展超越攝影書甚多的地方，當然是能透過一幅又一幅放大得很精美的照片，來展現書本或網路上表達得不夠細緻的影像張力和作者觀點。

現場觀眾貼身觀賞大照片所展現的畫面質感、對焦點（也就是觀點所在）、景深或深或淺、細節和空間感等等細節一覽無遺，肯定更能理解攝影記者在瞬息萬變的新聞現場，如何移動身體、運作鏡頭、判斷快門時機、執行任務；另外，透過詳細的背景說明，觀眾也能理解到攝影記者所面臨的壓力，以及克服種種困難的過程。

總的來說，攝影展就是要讓觀眾如臨現場、感同身受，切身感染作者全身投入的專業技能和藝術表現。

假如這個攝影展又是一個橫跨歷史、綜合歷來得獎作品的大展，觀眾就更有絕佳的機會可以比對攝影技巧的演替、觀念的進化、視覺詮釋能力的深化等等更為細緻高明之處。

美國的新聞事業在世界居於牛耳地位；新聞攝影在美國是一個圖片編輯專業體下的運作模式；在專業制度底下，攝影記者向來是第一線的重要成員；專業圖片編輯在編輯部之中則擔任影像篩選和

版面表現的把關者，兩種專業在制度之中相輔相成，一則確保影像品質的拿捏和表現，二則確保影像生產流程的專業分工，三則確保制度的維繫，四則確保升遷考核的適當依據。

普立茲新聞攝影獎70年以來，唯一一位奪得四次大獎的華盛頓郵報資深攝影記者Carol Guzy，在第四次獲得普立茲新聞獎時曾說：「當我看著那些不公正的事情，多到我無法承擔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那些景像拍下來，展示給世人看，讓他們知道那裡正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顧琪而言，新聞攝影是一種使命，即便拍攝環境危險艱辛，即便主題殘忍無情，但是呈現真相正是她的職責所在，而這亦是新聞價值所在。

普立茲新聞攝影獎能夠到訪台灣，肯定是傳統新聞和攝影回返榮耀的契機。主辦單位非常辛苦也非常有心地策劃這項活動，一則可能希望為一般觀眾建立一個夠高夠好的欣賞眼光，在穿透報刊媒體的商業手法的同時，理解一流的新聞攝影的價值；再則，可能期望台灣的新聞媒體和影像專業者能夠理解紀實攝影的本質和高度，吸收並感染新聞攝影的典範價值，為專業的未來持續發光發熱。

所以，觀賞「普立茲新聞攝影獎七十年大展」還有幾個重點，包括：觀察攝影獎設立七十年以來的整體面貌和沿革；察看這項攝影獎的平均水準，是否是全世界最高的；評比突發新聞攝影和特寫新聞攝影的差異性；觀察每一年的「特寫新聞獎」的圖片編輯結構；審閱華盛頓郵報資深攝影記者Carol Guzy到底是何方神聖，能夠奪得最多四次普立茲攝影獎；不但看她的單張攝影功力，更要看她的主題結構思維和執行能力；觀察以美國攝影記者為主的採訪能力和深度，想像圖片編輯系統和專業的運作結構；再就是透過國際新聞的比重和影像表現的深度，來想像美國媒體和讀者的國際眼光；最後就是比較台灣新聞攝影的實力和普立茲得獎作品的差距；觀看靜態的新聞攝影（相對於影片或多媒體）的經典價值，有沒有在報紙式微或網路興起而失去光環等等，這些都是本次大展的文本所具備的高度參考價值和延伸思考的份量。■